

曹文轩作品 萌萌鸟 系列  
CAOWENXUANZUOPIN MENGMEIWA XILIE

# 拯救渔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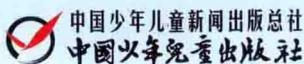
曹文轩 / 著 李广宇 / 绘



曹文轩作品 萌萌鸟 系列  
CAOWENXUANZUOPIN MENGMEI'ER XILIE

# 拯救渔翁

曹文轩 / 著 李广宇 / 绘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拯救渔翁 / 曹文轩著 ; 李广宇绘. — 北京 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4  
(萌萌鸟)  
ISBN 978-7-5148-2225-0

I. ①拯… II. ①曹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2201号

ZHENGJIU YUWENG

(萌 萌 鸟)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张晓楠

---

策 划: 张 楠 审 读: 林 栋 聂 冰  
责任编辑: 王仁芳 包萧红 封面设计: 杨 梦  
美术编辑: 许文会 杨 梦 责任校对: 张 静  
责任印务: 任钦丽

---

社 址: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: 100022  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 传 真: 010-57526075  
发 行 部: 010-57526201 010-57526231  
网 址: www.ccppg.cn 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---

印刷: 北京缤索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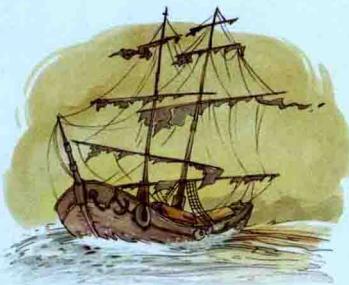
---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3.5  
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字数: 88千字 印数: 20000册

---

ISBN 978-7-5148-2225-0 定价: 15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务部 (010-57526869) 退换。



# 我想做一只鸟

曹文轩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就想写一只鸟的故事。

我对鸟情有独钟。我的一间房子里，有许多我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工艺品：有铁的，有铜的，有石头的，有木头的，有瓷的，有皮制的；有挂在墙上的，有放在写字台上的，有放在柜子里的；烟灰缸上有鸟，座钟上有鸟，挂钟上有鸟，碗垫、杯垫上的图案是鸟，被面上还是鸟，甚至便签上画的也是鸟。而且，那所房子里，就只有鸟——一进门，墙上挂的那幅油画就是一只鸟。哪里呀，还没进门，就有鸟迎接你了——我家没安装门铃，而是挂了一只铁质的摇铃，而挂摇铃的架子上面又是一只鸟。我曾经统计过，那屋里大概有一百多只鸟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的动物就是鸟。

我养鸽子许多年，到北大教书的头十年还在养鸽子。我在很长时间内迷恋着鸽子，至今也还会有冲动：

我再养鸽子。我甚至想雇一个人在我郊区的房子帮我照应鸽子。我在我的作品里无数次写了鸽子和其他的鸟。最近办了一个刊物，名字就叫《鸽子号》，而发在第一期上的我的作品叫《一只叫凤的鸽子》。我现在的书无论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，上面必有一个飞翔的鸽子的标志。

我曾经胡乱地猜测过：人不是鱼、不是猴子变来的，而是由鸟变来的。因为我们始终有想飞的愿望。我们的内心总有“远走高飞”的冲动。千古不变。

这一回，我真正地写了一只鸟。如果可能，我要没完没了地写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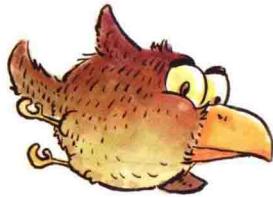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只性格特别的鸟。有点儿古怪，甚至有点儿“流氓”，但它绝对是一只侠肝义胆的鸟——一只侠鸟。它在我心头飞来飞去已经很久了。现在，它终于要飞临到你的上空了。天高任鸟飞。它会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下飞翔，为你创造一个个精彩的故事。

那么，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只鸟呢？我说不好，但它确实是一只鸟。我喜欢它，但愿你也会喜欢它。

我有做一只鸟的愿望，我要实现它。已经实现了。

2015年3月25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

满天空的鸟，像黑色的旋风在翻滚。  
它们在向那片镇外的荒地飞去。  
领飞的正是哇哇。



这天，哇哇正在天空飞翔，一歪脑袋，看到了捕鱼老人。

就是那个将它从河里救上岸的捕鱼老人。

他坐在荒野上的一棵大树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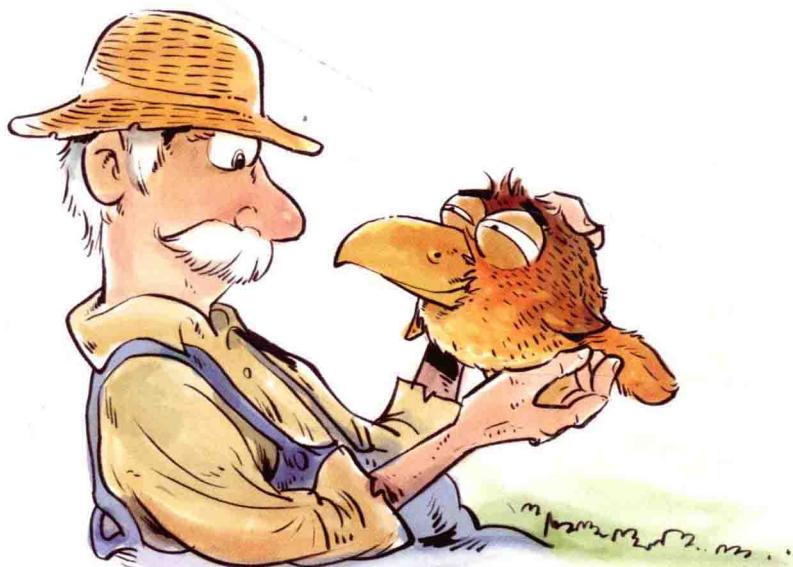


哇哇缓缓地落在了捕鱼老人的面前。捕鱼老人看到哇哇很高兴。他伸出青筋暴突的手，不住地抚摸着哇哇。

哇哇缩着脖子，任由捕鱼老人抚摸着。

捕鱼老人好像想起了什么事，叹息了一声。

哇哇看着捕鱼老人。它发现捕鱼老人瘦了许多，也老了许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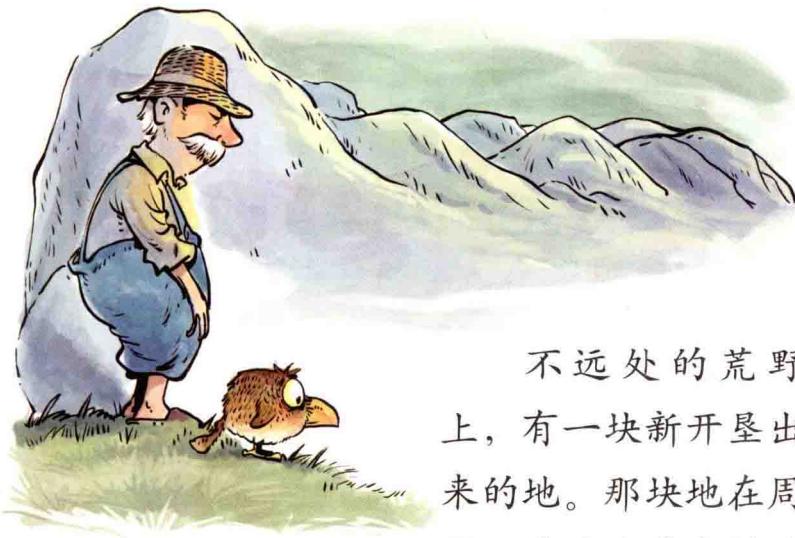


捕鱼老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，赤着脚。一双破旧的鞋沾了泥巴，摆在一把锄头旁。

哇哇眨巴着眼睛。

捕鱼老人仿佛看出了哇哇的疑惑，对它说：“你是想问我：你为什么不去河里捕鱼呢？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好吧，我告诉你。我一天一天地老了，经不起风浪了，没力气继续在河上捕鱼了。老了，就得住到岸上。可这岸上没有我一分地。没有房子没关系，随便搭个窝棚，能遮风蔽雨就行。可没有地不行啊，我得种庄稼，不然，就没有吃的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把头转向一侧，往不远处看去。



不远处的荒野上，有一块新开垦出来的地。那块地在周围一片荒凉景色的映衬下，显得黑油油的。

“那块地，是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开垦出来的，是块好地！”

哇哇飞了起来，不一会儿就落到了那块地上。

地非常松软。

捕鱼老人慢慢地走了过来。他从地里抓了一把土，在手里紧紧地攥了好一会儿，慢慢松开手，黑土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

捕鱼老人坐在地旁，对哇哇说：“这地在乌雀镇的边上，可马桥的马秃子说，这地是属于他们马桥的。他胡说呢！这是一块荒地，没有主儿的，谁开垦出来，就归谁。他还说，这地，他早就看上了。他从地里挖出几根木桩来，说：‘你看，我早就埋了地桩了，这地是我的！’哪是早就埋下的地桩？没准儿就是头天夜里，他才偷偷埋下的！”



捕鱼老人很愤怒。

哇哇很想安慰安慰捕鱼老人，可不知道怎么安慰。它飞了起来，在这块地的上空盘旋，还是“哇哇”地叫着，但听上去，是很愤怒的声音。

哇哇落在捕鱼老人的身边，用嘴在捕鱼老人的手背上轻轻地蹭着。

捕鱼老人说：“咱也没有办法。那马秃子是个恶霸！他还有三个兄弟，也都是恶霸。一个个五大三粗，凶神恶煞一般。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又能把他们怎么样？”他先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不一会儿，又为那块失去的土地伤心起来。

“这是我的地！”捕鱼老人像一个被人夺走了心爱之物的孩子，“这是我的地……”他哭了起来，不住地用僵硬而粗糙的手在脸上擦着。



心里很难过的哇哇，  
一直陪伴着心里很难过  
的捕鱼老人。

黄昏时分，捕鱼老  
人往河边的小船走去时，  
哇哇一直飞在他的上空。





第二天一早，哇  
哇就飞到了那块地的上  
空，盘旋了一阵之后，  
它落在了地头的一棵大树上。

哇哇要在这里等那可恶的马秃子。  
等了两天，马秃子扛着工具来了。  
眼下是春天，是播种的季节，他再将  
地好好收拾收拾，就可以种庄稼了。  
哇哇看不出他是一个秃子，因为他戴  
了一顶草帽。他心里很快活，是哼着  
小调来到地里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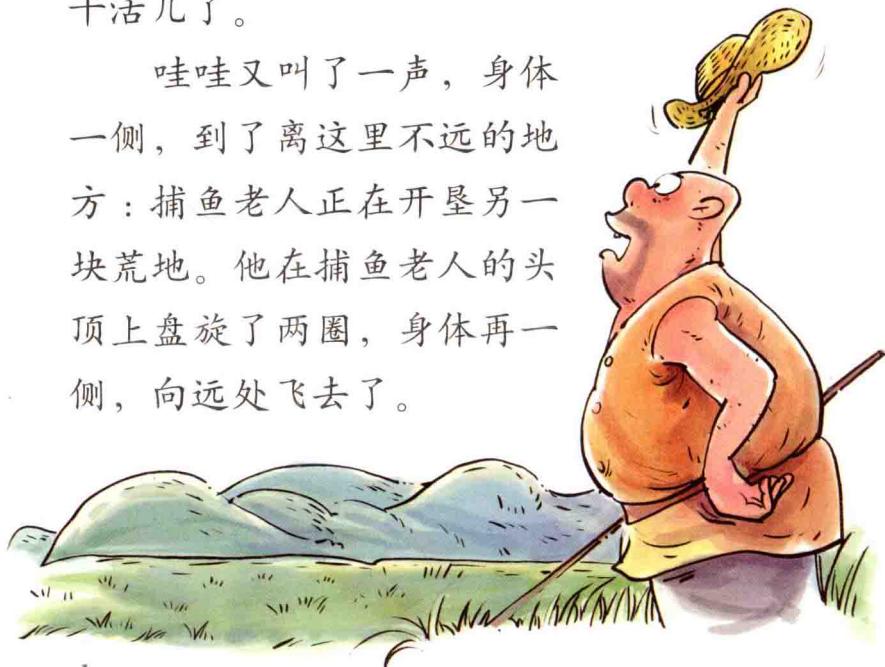
“哇！”

哇哇突然叫了一声，吓了马秃子一跳。

哇哇在马秃子的头顶上不住地盘旋着。

马秃子往天空看着，脑袋随哇哇的盘旋而转动，转了一阵，觉得有点儿眩晕，说了一句“我干吗要去看这只鸟”，从头上取下草帽，朝天空挥挥，“去去去！死鸟！”然后戴上草帽开始干活儿了。

哇哇又叫了一声，身体一侧，到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：捕鱼老人正在开垦另一块荒地。他在捕鱼老人的头顶上盘旋了两圈，身体再一侧，向远处飞去了。





没过多久，乌雀镇的男女老少都仰望着天空，天空中的一番情景让他们看呆了：

满天空的鸟，像黑色的旋风在翻滚。

它们安静地飞着，空中响着它们的翅膀划过空气时发出的声音。

它们在向那片镇外的荒地飞去。



孩子们指着天空，叫：“哇哇！”

领飞的是哇哇。

鸟群快接近荒地时，开始了鸣叫，  
但并不激烈。

捕鱼老人和马秃子远远地听到了  
一片鸟叫声，都抬头朝天空望去。